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四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元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27)

蔡東藩著

元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元史因文獻不足徵，所以缺憾最多。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明太祖便命宋濂王禕做總裁，六個月工夫，草草的修成，而順帝一朝不備，於是命儒士歐陽佑往北平採遺事，再六個月就成了二百一十卷本。四庫提要史部正史類二評論這部元史之所以舛駁，不在於藏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驟。徐一變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論此也。元則不然，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歷間，虞集做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廬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照此看來，元史之疏漏未經屬草，一塵已早知道了。後來商輅等續撰綱目，薛應旂又作了元通鑑，陳邦瞻作了元史紀事本末，雖然有的用「編年體」，有的有一紀事本末體，與元史的「紀傳體」不同，但所取的史實，都是本於元史。其闕漏仍然無補的了。於此可知要修一代之史，必需用極充分的史料，然後始可加以剪裁。就如此外的皇元聖武親征錄，記的太祖太宗事，還有元朝秘史，依舊脫略。丙子平宋錄，記世祖事，庚申外史，記順帝事，對於全史是沒有多少益處的。甚歷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更不必說了。因元代史料之貧乏，所以元史雖列入正史，而不爲世人所重的。近數十年，元史却成了史學上的專題了。於是有所謂「元史學」，不獨爲國人所努力從事，也成了世界史學者的共業。

蒙韃僭號，蒙古源流，先後都成書了。洪鈞又兼譯取西書，足正元史的闕誤，他自己用老桑的話甚多，不獨較

魏源補釋李文田元秘史注好得多，也是開元史新面的第一人。西域人辣施特兒哀丁作的蒙兀全史，與撒離薛禪的蒙兀源流頗有出入之處。而美國乞米亞可博士的蒙兀史三巨冊，較多桑又詳細些。這是域外工作的一斑。而柯紹志的新元史出來，驚動了全史學界，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最近又已流行了，是元史壓卷的力作。元史學到了今日才是大成的時期哩！不過一般讀者要讀元史的話，這一部元史演義確是補舊闕，集新長，又通俗，又顯豁的一部元史入門書。

從來記元史，因斷代的關係，每詳於開國以後，不知元一代却是例外。蒙古在太祖時已到了極盛，而命國號曰元，是至元八年的事，不獨太祖不知有元，並太宗定宗憲宗也還不知，更不是世祖以漢俗御漢，字建甚麼「中統」「至元」的年號，定甚麼「元」的國號，則元代的名稱那裏會有呢？所以要敘明定國號以後的元，當從元的民族歷史先說起。漢人作的元史，就近處講，漢族以外，蒙古本部已不求甚解，怎樣可以知道他們功烈的偉大，是在漢唐諸朝以上呢？這部演義很仔細的原原本本的交代清楚，以直到順帝。這在其他各史中，是一個例外。元史本來是例外的史書，讀者應體諒作者之苦心的。

這一部六十回的演義，每回有大意，有片段。作者於此煞費手腕，所以特別夾了細評，每回之後又附總評。讀者見了，自然知道此書的章法。又蒙古人名地名多是譯出來的，從來無標準的，所以各書隨譯，各不相同。此書用一個，而另作小注，注明「某書作某」。這是校勘家的方法，甚為可取。尤其是他把太祖到順帝的一百六十二年，世祖平宋到順帝的八十九年，列成元代統系表。讀此書者，先閱此表，按圖索驥，既便記憶，又可從這兒得一個很深刻的很有系統的輪廓。

自序

古史之美且備者多矣，而元史獨多缺憾，非史官之失職也，文獻不足徵耳。元起朔漠，本乏紀錄，開國以後，即略有載籍，而語不雅馴，專襲蒙古文士詰摺紳先生難言之逮世祖朝，始有實錄，相沿至於寧宗，共十有三朝，然在世祖以前，仍多闕略，世祖以後，則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史爲國諱，無足怪也。元亡明興，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書成。惟順帝一朝，史猶未備，又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探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頒行後，已有竊竊然滋議者。蓋其時距元之亡，第閱二三年，私家著述，雖有所聞，無由裒合衆說，覈定異同，觀徐一夔與王禕書謂：「一考史莫備於日曆及起居注，元不置日曆，不設起居注，惟中書時政科遺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即據以修實錄，其於史事已多疎略。至順帝一朝，且無實錄，可據，唯憑採訪以足成之，恐事未必數言，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云云。然則元史之倉卒告成，不克完善，在徐氏已豫知之矣。厥后商輅等續撰綱目，薛應旗復作通鑑，陳邦瞻又著紀事本末，體製不同，而所採事實，不出正史之外，其闕漏固猶昔也。他若皇元聖武親征錄，記太祖太宗事，元祕史亦如之，語仍鄙俚，脫略亦多。丙子平宋錄，記世祖事，與中外史記順帝事，一斑之窺，無補全史。而元朝名臣事略，暨元儒考略等書，更無論已。自明迄今，又閱兩朝，後人所作，可爲元史之考證者，惟蒙韃備錄、蒙古源流及元史譯文證補等書。元史譯文證補出自近年，係清侍郎洪鈞所輯，謂從西書展轉譯成，其足正元史之闕誤者頗多，願僅至定憲二宗而止。蒙韃備錄及蒙古源流亦一祕史類耳。明清二代多宿儒，容有鈎隱索沈，獨成善本，惜鄙人見聞局限，未能一一盡窺也。本年春，以纂筆之暇，偶閱東西洋史籍譯本，於蒙古西征時，較中史爲詳，且於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補中史之闕，倘所謂禮失求野

者非耶？不揣譾陋，竊欲融合中西史籍，編成元代野乘，以資參考。尋以材力未逮，戲成演義，都六十回，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語則從俗，不欲求深，而於元代先世及深宮軼事，外域異聞，凡正史之所已載者，酌量援引，或詳或略，正史之所未載者，則旁徵博采，多半演入，茶餘酒後，取而閱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藉廣見聞，海內大雅，其毋笑我蕪雜乎？是爲序。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古越蔡東帆自識於海上寓廬。

凡例

一 是書分六十回，每回有大意，有片段，并各有章法，句法，非揭而出之，則著書人之苦衷未必盡顯，故特於每回之後，附以總評，每回之中，夾以細評，使閱者一覽了然，咸知是書之作，與尋常小說不同。

一 蒙古人名地名，多從蒙文譯出，本無正字，故各書隨譯，無一同者。本編所引人名地名，雖就習見上着手，而編讀元史及雜史者，能有幾人，茲特於人名地名之旁，記以單綫，且遇有著名人物，又歷舉他書名稱，作爲小註，以便互證。

一 自太祖開國，迄於順帝，共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平宋，迄於順帝，共八十九年，本書特於卷首，列元代統系圖，閱者就圖閱書，較易明瞭。

一 是書校正後，加入新式標點，免費閱者腦力，惟亥豕魯魚，容或未免，當陸續訂正，期無訛舛之弊。

評校者識

元代統系圖

●太祖帖木真_{二十二年}

●太宗窩闊台_{十三年} ●定宗貴由_{三年}

拖雷_{追號 睿宗}

●憲宗蒙哥_{九年}

●世祖忽必烈_{三十年} 太子真金_{追號 睿宗}

答剌麻八剌_{追號 順宗}

●武宗海山_{四年}

●明宗和世琜_{六年}

●文宗圖帖睦爾_{三年}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_{十年} ●英宗碩德八剌_{四年}

●成宗鐵木耳_{十一年}

甘麻剌_{追號 順宗}

●泰定帝也孫鐵木兒_{五年}

●寧宗懿璘質班_{二月}

●順帝妥懽帖睦爾_{三十年}

目錄

第一回	咸白光孀妹成孕	劫紅顏異兒得妻	 (一册)	一
第二回	擁衆稱尊創始立國	班師奏凱復慶生男		七
第三回	女丈夫執旗招叛衆	小英雄逃難遇救星		一四
第四回	追失馬幸遇良朋	喜乘龍送歸佳耦		二〇
第五回	合浦還珠三軍奏凱	穹廬返幕各族投誠		二六
第六回	帖木真獨勝諸部	札木合復興聯軍		三二
第七回	報舊恨重遇麗妹	復前讎疊逢美婦		三八
第八回	四傑赴援以德報怨	一夫拼命用少勝多		四四
第九回	責汪罕潛師劫寨	殺脫里恃力與兵		五〇
第十回	納忽山孀主亡身	幹難河雄酋稱帝		五七
第十一回	西夏主獻女乞和	蒙古軍入關耀武		六四
第十二回	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繼嗣定議西征		七〇
第十三回	回酋投荒竄死孤島	雄師追寇窮極還方		七七
第十四回	見角端西域班師	破欽察歸途喪將		八四
第十五回	滅西夏肅主覆宗	遭大喪新君嗣統		九〇

第十六回	將帥迭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	九六
第十七回	南北夾攻完顏赤族	東西遣將蒙古張威	一〇三
第十八回	阿魯思全境被兵	歐羅巴東方受敵	一〇九
第十九回	姑婦臨朝生暗釁	弟兄佐命立奇功	一一五
第二十回	勤南略賁志告終	據大位改元頒敕	一二二
第二十一回	守襄陽力屈五年	覆匡山功成統一	一二九
第二十二回	漁色徇財計臣致亂	表忠流血信國成仁	一三六
第二十三回	征日本全軍盡沒	討安南兩次無功	一四二
第二十四回	海都汗連兵構釁	乃顏王敗走遭擒	一四九
第二十五回	明黜陟權奸伏法	慎戰守老將驕兵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皇孫北返靈輿呈祥	母后西巡臺臣阻奏	一六二
第二十七回	得良將北方靖寇	信貪臣南服喪師	一六八
第二十八回	蠻酋成擒妖婦駢戮	藩王入覲牝后通謀	一七五
第二十九回	誅姦慝懷寧嗣位	耽酒色嬖倖盈朝	一八一
第三十回	承兄位誅逐奸邪	重儒臣規行科舉	一八七
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儲背約	一九五
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	二〇〇
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	二〇六

第三十四回	滿惡貫奸相伏冥誅
第三十五回	集黨羽顯行弑逆
第三十六回	正刑戮衆惡駢誅
第三十七回	衆大臣聯銜入奏
第三十八回	信佛法反促壽徵
第三十九回	大明殿稱尊頒敕
第四十回	入長城北軍敗潰
第四十一回	倒刺沙奉寶出降
第四十二回	四女酬庸同時齎降
第四十三回	中逆謀途次暴崩
第四十四回	懷妒謀毒死故后
第四十五回	平全滇諸將班師
第四十六回	得新懷舊人面重逢
第四十七回	正官方廷臣會議
第四十八回	迎嗣皇權相懷疑
第四十九回	履尊擇配后族蒙恩
第五十回	辱諫官特權停科舉
第五十一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進良言直臣邀主眷	二二三
扈鑾蹕橫肆姦淫	二一九
縱姦盜百官抗議	二二五
老平章嫉俗辭官	二三一
迎藩王入承正統	二三八
太平王殺敵建功	二四四
援大都爵帥馳歸	二五〇
秦定后別州安留	二五七
二使勸進剋日登基	二六二
得御寶馳回御極	二六八
立儲君驚遇冤魂	二七四
避大內皇兒寄養	二八〇
納后爲妃天倫誌異	二八六
遵顧命皇姪承宗	二九二
遭冥譴太師病逝	二九七
犯關稱兵豪宗覆祀	三〇三
尊太后變例晉徽稱	三〇九
竭忠報國大義滅親	三一五

第五十二回	逐太后兼及孤兒	用賢相并徵名士	三二一
第五十三回	寵女侍僧加后服	聞母教纔罷彈章	三二七
第五十四回	治黃河石人開眼	聚紅巾羣盜揚鏢	三三三
第五十五回	失軍心河上棄師	逐盜魁徐州告捷	三三九
第五十六回	番僧授術天子宣淫	壁倖擅權丞相受禍	三四五
第五十七回	朱元璋濠南起義	董搏霄河北捐軀	三五五
第五十八回	掃強虜志決身殲	弑故主行兇逞暴	三六七
第五十九回	阻內禪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誅	三六三
第六十回	羣寇盪平明祖卽位	順帝出走元史告終	三六九

第一回 感白光嬬妹成孕 劫紅顏異兒得妻

「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無論古今中外，統是這般見解，這般稱呼：這也是成敗衡人的通例。起語已涵蓋一切。惟我中國自黃帝以後，帝有五王有三，歷秦漢晉南北朝及隋唐五季南北宋雖未嘗一姓，畢竟是漢族相傳，改姓不改族。其間或有戎狄蠻貊人寇中原，然亦忽盛忽衰，自來自去，如獺鬻，如獵犬，如匈奴，不過侵略朔方，沒有甚麼猖獗。後來五胡契丹女真鐵騎南來，橫行腹地，好算得威震天下，無人敢當，但終不能統一中國，幾疑天限南北，地判華夷，中原全境，只有漢族可爲君長，他族不能躡入的。誰知南宋告終，厓山盡覆，趙氏一塊肉，淹入貝宮，赤膽忠心的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或溺死，或被殺，蕩蕩中原，竟被那蒙古大汗囊括以去。一朝天子一朝臣，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國皇帝，這真是有史以來的創局！有說的是天命，有說的是人事，小子也莫明其妙，只好就史論史，把蒙古興亡的事實，演出一部元朝小說來。諸君細閱一周，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關係了！略中注重人事爲現今國民下一針砭，是存心望國之談。

且說蒙古源流，本爲唐朝時候的室韋分部，向居中國北方，打獵爲生，自成部落。嗣後與鄰部構釁，屢戰屢敗，弄到全軍覆沒，只剩了男女數人，逃入山中。那山名叫阿兒格，乃衮嶺疊嶂，高可蓋天，惟一徑可通出入，中有平地一大方，土壤肥美，水草茂盛。不亞桃源。男女數人，遂借此居住，自相配偶，不到幾年，生了好幾個男女。有一男子名叫乞顏，生得臂力過人，所有毒蟲猛獸，遇着他，無不應手立斃。他的後裔，獨稱繁盛。有此大力，宜善生殖。土人叫他作乞要特，「乞要」即「乞顏」的變音，特字便是統類的意義。種類既多，轉嫌地狹，苦於舊徑蕪塞，日思開闢，爲出山計，輾轉覓得鐵鑛洞，穴深邃，大衆伐木熾炭，篝火穴中，又宰了七十二牛，剖革爲筒，吹風助火，漸漸的鐵石盡

銘前此羊腸曲徑，坍的坍，塌的塌，忽變作康莊大道，因此衢路遂闊。不種五丁，竟開廣道，蜀主不能專美於前。

數十傳後，出了一箇宋奔巴延。元史作託弄默爾根，明史作宋奔邁兒干。宵隨乃兄都蛙鎖豁兒，出外游牧。一日到了

不兒罕山，但見叢林夾道，古木參天，隱隱將大山籠住。都蛙鎖豁兒向宋奔巴延道：「兄弟！你看前面的大山，比咱們居住地，好歹如何？」宋奔巴延道：「這山好得多哩，咱們趁着閒暇去逛一會子何如？」都蛙鎖豁兒稱善，遂攜手同行，一重一重的走將進去。到了險峻陡峭的地方，不得已援着木，扳着藤，猛升而上，費了好些氣力，竟至山巔。兄弟兩人，揀了一塊平坦的磐石，小坐片刻。四面瞭望，烟雲繚繞，岫嶺迴環，彷彿別有天地。俯視有南河縈帶，支流錯雜，映着那山林景色，倍覺鮮妍。好一幅畫圖。

宋奔巴延看了許久，忽躍起道：「阿哥！這座大山的形勢，好得很！好得很！咱們不如遷居此地，請阿哥酌奪。」說了數語，未聞回答。宋奔巴延不覺焦躁起來，復叫了數聲哥哥，方聞得一語道：「你不要忙！待我看明再說！」

宋奔巴延道：「看甚麼？」都蛙鎖豁兒道：「你不見山下有一羣行人麼？」宋奔巴延道：「行人不行人，管他做甚！」都蛙鎖豁兒道：「那行人裏面，有一個好女兒！」宋奔巴延不待說畢，便說道：「哥哥痴了！莫非想那女子作妻室麼？」都蛙鎖豁兒道：「不是這般說，我已有妻，那女兒若未曾嫁人，我去與他說親，配你可好麼？」宋奔巴延道：「遠遠的，恰有幾箇人影，如何辨別妍媸？」都蛙鎖豁兒道：「你若不信，你自去看明。」宋奔巴延少年好色，聞着有美女子，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

看官到此，未免有一疑問。都蛙鎖豁兒見有好女，何故宋奔巴延獨云見得不清？原來都蛙鎖豁兒，一目獨明，能望至數里以外，所以部人叫他一隻眼。他能見人所未見，所以命弟探驗真實，自己亦慢步下來。

那時宋奔巴延，一口氣跑到山下，果見前面來了一叢百姓，內有一輛黑車，坐着一位齊齊整整，娉娉婷婷的美人兒。想是天仙來了。不由的瞅了幾眼，那美人似已覺着，也睜着秋波，對宋奔巴延，一睜一睜。像無吊膀子，可想這美人

身品。朵奔巴延，竟默立住。等到美人已近面前，他尚目不轉睛，一味的痴望。忽覺得背後被擊一掌，方扭身轉看，擊掌的不是別人，就是那親哥呼爾蛙鎖豁兒。他也不遑細問，復轉身去石著美人，但聽得背後朗聲道：「你敢是痴麼？何不問他來歷？」朵奔巴延經這一語，方把痴迷提醒，忙向前問道：「你們這等人，從那裏來的？」有一老者答道：「我等是豁里刺兒台蔑兒干一家。當初便是巴兒忽真地而的主人。」朵奔巴延道：「這年輕女子，是你何人？」那老者道：「是我外孫女兒。」朵奔巴延道：「他叫甚麼名字？」那老者道：「我名巴爾忽歹蔑爾干。只生一箇女兒，名巴兒忽真豁呵，嫁與豁里禿馬敦的官人。」朵奔巴延聽了這話，不覺長歎道：「晦氣晦氣！」便轉身向都蛙鎖豁兒道：「這事不成，咱們回去罷！」活繪出少年性急。

都蛙鎖豁兒道：「你聽得未曾清楚，爲何便說不成？」朵奔巴延道：「他說的名字，什麼巴兒豁兒，我恰記不得許多，只他女是確曾嫁過了。」都蛙鎖豁兒道：「瞎說！他說的是他女兒，並不是他外孫女兒。」朵奔巴延想了一想，纔覺兄言果確，便道：「阿哥耳目聰明，還是請阿哥問他爲是。」於是都蛙鎖豁兒前行一步，與老者行了禮，問明底細，方知美人的名字，叫作阿蘭郭幹。舊作阿蘭果火，元史作阿蘭果幹，秘史作阿蘭豁阿。且由老者詳述來歷。因豁里禿馬敦地面，禁捕貂鼠等物，所以投奔至此。都蛙鎖豁兒道：「這山已有主人麼？」那老者道：「這山的主人，叫作喇赤伯顏。」都蛙鎖豁兒道：「這也能，但不知你外孫女兒會否字人？」老者答稱尚未。都蛙鎖豁兒便爲弟求親，老者約略問了姓氏家居，去對那外孫女兒說明。

這時候的朵奔巴延，眼睜睜望着美人兒，只望他立刻允許，誰知這美人偏低頭無語。故作反筆妙。尋向老者說了數語，那美人竟臉泛桃花，越覺嬌豔，好一歇，愈發朵奔巴延。還字妙。方蒙這美人點首。朵奔巴延喜出望外，不待老者回報，急移步走至老者前，欲向老者行甥舅禮，不意被乃兄伸手攔住。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心中還恨着阿哥，嗣經老者與都蛙鎖豁兒說明允意，纔由都蛙鎖豁兒叫過朵奔巴延，謁過老者，復訂明迎婚日期，方分手告別。

宋奔巴延在途次語兄道：「他既肯把好女兒嫁我，爲何今日不纔與我們，恰還要捱延日子？」急色兒。都蛙鎖豁兒道：「你不是強盜，難道便搶劫不成？」宋奔巴延纔嚙口無言。

過了數天，都蛙鎖豁兒檢出鹿皮二張，豹皮二張，狐皮二張，鼠獾皮數張，裝入車中，令宋奔巴延著了喜服，牽着車輛僕役，至不兒罕山迎婚。自晝至夕，已將美人兒迎回，對天行過夫婦禮，擁入房幃。這一夜的歡娛，不消細述。嗣後一索得男，再索復得男，長子取名布兒古訥特，次子取名伯古訥特。元史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隆勒蒙古源流作伯勒格特依及伯克德依。兩兒尚未長成，不意乃兄都蛙鎖豁兒，竟一病身亡。

都蛙鎖豁兒生有四子，統是倔強得很，不把那宋奔巴延作親叔叔般看待。宋奔巴延氣憤填胸，帶着一妻二子，至兄墓前哭了一場，便往不兒罕山居住。晝逐牦犬，夜對妻孥，倒也快活自由。老天無意做人美，偏偏過了數年，宋奔巴延受了感冒，竟爾臥牀不起。臨終時，與嬌妻愛子，訣了永別，又把那善後事宜，囑託那襟夫瑪哈賚，一聲長歎，奄然逝世了。人人有此結果，何苦貪色貪財。

宋奔巴延既死，那阿蘭郭幹青年寡偶，寂寂家居，免不得獨坐神傷，唏噓終日。幸虧瑪哈賚體心着意，時常來往，有家事一切，儘由他代爲籌辦，所以阿蘭郭幹尚沒有什麼苦況。做日和尙撞日鐘，也覺得破涕爲笑了。寓意

轉瞬一年，阿蘭郭幹的肚腹，居然膨脹起來，俄而越脹越大。某夕，竟產下一男。說也奇怪，所生男子，尚未斷乳，阿蘭郭幹腹脹如故，又復產了一男。旁人議論紛紛，那阿蘭郭幹毫不在意，以生以養，與從前夫在時無異。偏這肚中又要作怪，膨脹十月，又舉一男。臨產時，祥光滿室，覺有神異。乳兒啼聲，亦異常人。阿蘭郭幹很是欣慰，先生子名不袞哈搭吉。次生子名不固撒兒，第三子名孛端察兒。蒙古人種，目睛多作栗黃色，獨孛端察兒灰色，目睛青越周年，即舉止不凡，所以阿蘭郭幹格外鍾愛。

獨古訥特兩兄弟，年已長成，背地裏很是不平，嘗私語道：「我母無親房兄弟，又無丈夫，爲何生了這三箇兒子？家內獨有襟丈往來，莫不是他生的麼？」說着時，被阿蘭郭幹聞知，便叫二子一同入房，密語道：「你等道我無夫子，必與他人有私情麼？那裏知道三個兒子，是從天所生的！我自你父亡後，並沒有什麼壞心，惟每夜有黃白色人，從天窗隙處進來，將我腹腹次摩挲，把他的光明透入我腹，因此懷着了孕，連生三男，看來這三子不是凡人，久後他們做了帝王，你兩人纔識得是天賜一歌人乎，欺已乎？」

古訥特兩兄弟，彼此相觀，不出一詞。阿蘭郭幹復道：「你以爲我捏謊麼？我如不耐寡居，何妨再離，乃作此曖昧情事！你若不信，試伺我數夕，自知真假！」古訥特兄弟應聲而出。是夕，果見有白光閃入母寢，至黎明方出。於是古訥特兄弟也有些迷信起來，我却不信。

到了李端察兒已越十齡，阿蘭郭幹烹羊炰羔，斗酒自勞，一面令五子列坐待飲。酒半酣，便命五子道：「我已老了，不能與你等時常同飲，但你五人都是我一個肚皮裏生的，將來須要和陸度日，幸勿爭鬭！」語至此，顧着李端察兒道：「你去攜五支箭來！」李端察兒奉命而往，不一刻即將五支箭呈奉。阿蘭郭幹即命餘子起立，教他各折一箭，五人應手而斷。阿蘭郭幹復令把五支箭幹束在一處，更叫他輪流折箭。五人按次輪着，統不能折。阿蘭郭幹微笑道：「這就是單者易折，衆則難摧的語意！」魏書吐谷渾傳其主阿豺有石語，不識阿蘭郭幹何亦知此。五子拱手聽命。

又越數年，阿蘭郭幹出外游玩，偶然受了風寒，遂致發寒發熱，起初還可勉強支持，過了數日，已是困頓牀褥，羸弱不堪。阿蘭郭幹自知不起，叫五人齊至牀側，便道：「我也沒有甚麼囑咐，但折箭的事情，你等須要切記，不可忘懷！」言訖，瞑目而逝。想是神人召去。

五子備辦喪禮，將母尸斂葬畢，長子布兒古訥特，親議分析，把所有家資，作四股均派，只將李端察兒一人攔

起，分毫不給。李端察兒道：「我也是母親所生的，如何四兄統有家產，我獨向隅？」布兒古訥特道：「你年尚少，沒有分授家產的資格。家中有一匹禿尾馬，給你就是你的飲食，由我四家擔任。何如？」李端察兒尚欲爭論，偏那諸兄齊聲贊同，料知彼衆我寡，爭亦無益。

勉強同住了數月，見哥嫂等都甚冷淡，不由的懷惱道：「我這裏長住做甚麼？我不如自去尋生，死也可，活也可！」頗有丈夫氣。遂把禿尾馬牽出，騰身上馬，負着弓矢，挾着刀劍，順了幹難河，揚長而去。

到了巴爾圖鄂拉，鄂拉蒙古語山也。望見草木暢茂，山環水繞，到也是箇幽靜的地方。他便下了騎，將禿尾馬拴着樹旁，探懷取刀，順手斬除草木，用木作架，披草作瓦，費了一晝夜工夫，竟築起一間草舍。腰間幸帶有乾糧，隨便充飢。次日日出外瞭望，遙見有一隻黃鷹，攪着野鷲，任情吞噬，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拔了幾根馬尾，結成一條繩子，隨手作圈，靜悄悄的蹣至黃鷹背後，巧值黃鷹昂起頭來，他順手放繩，把鷹頭圈住，牽至手中，拴住黃鷹道：「我子身無依，得了你，好與我做箇火伴，我取些野物養你，你也取些野物養我，可好麼？」黃鷹似解他語言，垂首聽命。李端察兒遂攜鷹歸來，見山麓有一狼，含住野物，踉蹌奔趨，他就從背後取出短箭，拈弓搭着，聽的一聲，將狼射倒，隨取了死狼，並由狼吃殘的野物，一併挾着，返至草舍。一面用薪煨狼，聊當糧食，一面將狼殘野物，繫給黃鷹。這黃鷹兒恰也馴順，一衆數日，竟與李端察兒相依如友。有時飛至野外，搏取食物，即啣給李端察兒。李端察兒欣慰非常，與黃鷹生熟分食。

轉瞬間已過殘冬，到了春間，野鷲齊來，多被黃鷹搏住，每日可數十翼，喫不勝喫，往往挂在樹上，由他乾腊。只有時思飲馬乳，一時無從置辦。李端察兒登高遙望，見山後有一叢民居，差不多有數十家，便徒步前行。徑造該處乞糲漿，該處的人民，起初不肯，嗣經李端察兒與他熟商，願以野物相易，因得邀他應允。自是無日不至該地，只兩造名姓，彼此未悉。